



小|学|生|课|外|书|屋



LÜSHANQIANG DE ANNI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露西·蒙格玛丽 / 著 陈玫 / 编译



安妮仿佛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生活在读者周围的一个小女孩。她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朋友，更或者是很多读者童年的缩影。本书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风靡全球，经久不衰。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册15.00元

小|学|生|课|外|书|屋

LÜSHANQIANG DE ANNI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露西·蒙格玛丽 / 著 陈玫 / 编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陈致编译. —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10. 1

(小学生课外书屋)

ISBN 978-7-5100-1743-8

I. 绿… II. 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本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4606号

小学生课外书屋 ·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著 者: 露西·蒙格玛丽 (加拿大)

责任编辑: 李志刚

封面设计: 吴媛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 (市场营销部)
029-87232980 (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长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650毫米×92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1743-8

定 价: 15.00元

·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

梗概

GENGGAI

LÜSHANQIANG DE ANNI

绿山墙的安妮

1
◎

“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书中的安妮，在每个读者心中也不尽相同。仿佛是一个闯入凡间的红发小精灵，当马修和玛莉拉兄妹由于一个误会收养她的时候，初到绿山墙农舍的安妮惹出了一大堆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用玛莉拉的话说，一度怀疑她几乎是着了魔。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人儿，却牢牢地抓住了故事中善良的兄妹和广大读者的心。

安妮天真、善良、感情充沛并且富于幻想，善于发现生活中的闪光点。但是，也正是由于她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平淡的生活中酿出了若干无伤大雅的差错，闹出了一些小小的喜剧，使故事本身更加妙趣横生。每一次闹剧背后，都带给我们一个不断成长的安妮。通过“胸针事件”她明白了不能乱摸乱碰别人的东西；“幽灵森林”的错误治好了她让自

己的想象力失去控制的毛病；把药水错放到蛋糕里惹出的麻烦使她懂得了烹调时必须注意力集中；染头发的蠢事告诉她不能有虚荣心。

安妮逐渐地成长着，曾经屡屡为她带来麻烦的想象力变成了促使其理想、道德的形成和智力发展的推动力量。读《绿山墙的安妮》，安妮仿佛不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活灵活现生活在读者周遭的一位女孩。她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朋友，更或者，是很多读者童年的一个缩影。

而让人身临其境的另一个原因，则归功于作者在文中通过安妮的眼睛展现给读者的生动美丽的自然景色，无论是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又或是碧波粼粼的山中清池，更或是绚烂夺目的天边晚霞，都是那样随着四季的变幻深深地打动着安妮的心，吸引着读者同安妮一起寻觅那梦幻的所在。

绿山墙的安妮

LUSHANQIANG DE ANNI

「目录」

-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1
-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7
- 第三章 玛莉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19
- 第四章 绿山墙农舍的早晨/26
-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32
- 第六章 玛莉拉打定了主意/37
- 第七章 安妮念她的祷告词/42
- 第八章 对安妮的培养开始了/45
- 第九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得心惊肉跳/53
-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59
- 第十一章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66
- 第十二章 严肃的誓言和保证/71
- 第十三章 有所期待的喜悦/77
- 第十四章 安妮的坦白/82
- 第十五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91

- 第十六章 黛安娜应邀赴茶会，结果很不幸/106
-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乐趣/117
- 第十八章 危难之际显身手/123
- 第十九章 音乐会后的小插曲/132
- 第二十章 出色的想象力误入歧途/144
- 第二十一章 调味品中的异军突起/150
- 第二十二章 安妮应邀去吃茶点/160
- 第二十三章 危险的游戏/163
- 第二十四章 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169
- 第二十五章 马修的圣诞礼物/173
- 第二十六章 “故事社”成立了/182
-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和精神上的苦恼/189
-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少女/196
-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中的新时期/205
- 第三十章 “女王班”组成了/214
-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河流的汇合处/226
- 第三十二章 录取名单公布了/232
- 第三十三章 旅馆的音乐会/240
- 第三十四章 女王专科学校的一名女生/251
- 第三十五章 女王专科学校的冬天/258
- 第三十六章 光荣与梦想/263
- 第三十七章 收获者的名字叫死亡/269
- 第三十八章 峰回路转/276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雷切尔·林德的家就在阿冯利大街向下斜伸进山谷的地方，小山谷两边桤树成荫，结满了像女士们的耳坠一样的果子。一条源自老卡斯伯特家农场森林的小溪横穿而过。此时充满好奇心的林德太太正端坐在窗前，犀利的目光盯着窗外经过的一切。

林德太太可谓是家里家外的一把好手。论做家务，她干净利落。不仅如此，她还“创办”了一个裁缝小组，协助着主日学校的工作，此外还是教会救助协会和对外传教附属机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德太太竟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厨房窗前，一边时刻注视着对面那条通向陡峭的红色丘岗上的街道，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棉被，最多的一次竟一口气缝了十六床。因为阿冯利三面环海，人们出入都得从丘岗上的街道经过。所以，谁也逃不过林德太太那双敏锐的眼睛。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又和往常一样坐到了窗前。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显得格外明亮，在林德家下面斜坡上的果园里，盛开着浅粉色的花朵，伴随着“嗡嗡”的振翅声，成群结队的蜜蜂围着花丛上下飞舞。她猜想，这会儿，马修·卡斯伯特也一定在绿山墙农舍旁靠近小河的那一大片红色土地上忙着同样的农活吧。前一天傍晚，在卡莫迪的威廉·J·布莱尔的杂货店里，林德太太听见马修回答彼得·莫里森的问候时曾经提到，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众所周知，马修·卡斯伯特有生以来从未主动地把他的情况告诉过别人，所以，这当然是他回答彼得的话了。



可是在午后三点半左右，奇怪的一幕发生了——马修·卡斯伯特驾着轻便马车穿过山谷，更奇怪的是，他身上还穿着他那件最好的带着白色硬领的礼服，显而易见，他是要离开阿冯利村去办事，看来是要走一段很远的路。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呢？

换做别人这样做的话，林德太太一定能将真相猜得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性格内向，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要他去办。可现在他却穿着白领礼服赶着马车出远门，真是难得一见。林德太太绞尽脑汁也猜不出马修今天要到哪里去，于是她一下午的好兴致就这样给一扫而光了。

“吃过茶点我就到绿山墙农舍走一趟，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得去玛莉拉那里打听消息了。”这个了不起的主妇最后决定，“眼下这个时节，马修一般不会进城，他从不探亲访友。假如是芜菁种子不够，他也不至于要如此穿戴打扮，驾着马车去买；说是去请大夫吧，又怎么会那么不慌不忙、神态自若呢？所以一定是昨晚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恐怕一刻也安宁不了！”

于是，下午吃过茶点，林德太太便向着离林德家不足四分之一英里远，卡斯伯特家居住的草木蔓生、果树成荫的大房子出发了，当年腼腆内向的老卡斯伯特创建家宅的时候，就尽可能地选择了远离人群的僻静之地，开垦了绿山墙农场。从阿冯利那些鳞次栉比的街道上，根本望不到绿山墙农舍。

“唉，住在这种地方只能算是活着吧，真是的。”林德太太走在两边长满了野玫瑰的小路上，路上还留着马车经过后深深的车辙印，“住在这种地方又闭门不出，难怪马修和玛莉拉都有点古怪，这两个人虽然看上去生活得很满足，不过我猜想，他们多半是习以为常了。”



不知不觉中林德太太已经跨进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一边栽着高大的柳树，另一边是笔直的白杨，地上干净得看不到一块碎石或者一根散落的树枝，林德太太暗自点头，她觉得玛莉拉和自己一样，收拾起家务来也是勤快仔细。

雷切尔·林德举止轻快地敲了敲厨房的门，得到准许后便迈步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干净得过了头，如同崭新的客厅一般，让人有一种冷漠疏远的感觉。厨房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透过西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景色，一抹六月里柔和的阳光打窗口直泻进来；东面的窗户被错综纠结的葡萄藤染成了绿色，窗外的果树园里樱桃树正盛开着白色的花朵，小溪边生长的白桦树在风中摇曳生姿。今天，玛莉拉照例坐在东面的窗前以避开光线的直射，手里织着东西，身后的桌子上已做了开晚饭的准备。

林德太太刚刚关好身后的房门，就立刻将桌子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在脑海里做了记录。桌上摆放着三个盘子，显然，是马修要带什么人来。可盘子里盛的都是些家常食品，只有酸苹果酱和一些蛋糕，看来她所等待的客人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的人物。那么，马修的白领礼服和轻便马车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一向安静寻常的绿山墙农场里发生的怪事儿，简直把林德太太给弄糊涂了。

“晚上好，雷切尔。”玛莉拉快活地打着招呼，“今天晚上天气是不是很好呢？坐下来吧，你家里人都好吗？”

玛莉拉和雷切尔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也许正因为性格相反，反而比较容易相处，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似友情的关系。

玛莉拉是个精瘦的女人，棱角分明，缺乏曲线美。她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在脑后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两只发卡别起来。她看起来阅历短浅、思想刻板，事实上她正是这样一个



人，幸亏嘴边几分略带幽默的神情做了补救。

“我们都很好。”林德太太说道，“不过，我今天看到马修出远门，我还担心是你身体不舒服呢，我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

玛莉拉的嘴角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她早已猜到林德太太会来，这位好奇的邻居看到马修破例出门，是一定会来探个究竟的。

“啊，不，我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昨天有点头痛。”玛莉拉说道，“马修是去布赖特河了。我们决定从新斯科夏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男孩子，他乘坐的火车今天晚上就到。”

即使玛莉拉说马修去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林德太太也不会比这时更惊讶。她怔在那里，整整五秒钟。林德太太差点以为绝对不可能开玩笑的玛莉拉是在说笑话。

“你是和我开玩笑吗，玛莉拉？”雷切尔·林德刚缓过神来，便急忙追问道。

“当然不是。”玛莉拉回答。听她的口气，就好像从新斯科夏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林德太太吃惊不小，她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带上了惊叹号的语句。一个男孩！所有人当中居然是玛莉拉和马修首先要领养一个男孩！从一家孤儿院领养！这个世界真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她今后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呢？”林德太太用不赞同的语气盘问着。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来，她当然不会表示支持。

“哦，我们整个冬季都在盘算这件事情。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潘塞的妻子到我们家来做客时，曾说起过春天时要从霍普敦镇上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女孩的事儿。斯潘塞太太对那儿的情况很了解。打那以后，我和马修经常商量这件事儿，我们想领养一个男孩子。马修已经上了年纪，心脏也不太好。你也知道，如今想雇人帮忙有多么不容易，除了那些毛手毛脚



的法国小男孩，什么人也请不动，而那些雇来的小毛孩子，一旦学到点儿本事，就不安心干活了，起初马修提议要一个养育院的男孩，我对此坚决反对。因为领养总是让人不太放心，但如果领回一个本土出生的孤儿，我会感到安心些，夜里也会睡得安稳些的。所以我们决定，等斯潘塞太太去领养女孩时，就托她也帮我们物色一个回来。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了，就请她给我们带一个十岁左右、聪明可靠的男孩。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年龄，一来能马上帮着干些活，又不算很大，以后还可以再慢慢调教。我们打算好好培养他，并送他上学。今天邮差送来了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的电报，说他们乘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去布赖特河接那个男孩了，斯潘塞太太会把他留在那儿的，当然了，夫人自己继续乘火车去白沙车站。”

雷切尔·林德一向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感到得意。现在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她便开始侃侃而谈：“玛莉拉，老实说，我认为这件事可太危险了，你们在干一件傻透了的事。你要把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孩子领到家里来，他的性格怎么样，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都一无所知！上星期报纸上还登了一条消息，说小岛西边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可那孩子却在半夜放火烧了房子——而且是故意的！夫妇俩差点儿被烧死在睡梦中。我还知道一件事，凡是被领养的孩子有吮吸生鸡蛋的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如果你们征求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虽然你们没和我商量——我会说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林德太太这番让人听了只会更加提心吊胆的劝慰，似乎并没有让玛莉拉感到生气或是震动，她仍然继续着手里的针织活。

“我不否认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雷切尔，我也曾经顾虑过，但是我看得出来，马修是铁了心要领养一个孩子，所以我



也就让步了。至于说到风险，世间有什么事是不冒风险的呢？而且新斯科夏离我们这个岛很近，我们又不是去别的国家领养孩子，他不会和我们有太大差别的。”

“好吧，但愿这事儿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林德太太以明显的怀疑口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舍烧个净光呢？说不定还会往井里下毒药呢！听说在新布伦威克就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就这么干了，结果全家痛苦不堪地丧了命，不过这件事好像是个女孩干的。”

“对啊，我们又不是去领养一个女孩。”玛莉拉说，似乎投毒是女性特有的壮举，对男孩子则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等事。

林德太太算算还得等上足足两个小时，才能见到马修带回来的孤儿。就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桩新闻。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轰动的，而林德太太平时就很喜欢搞个什么轰动效应来开开心。于是，她起身告辞了，玛莉拉这才略微松了口气。她感到在林德太太悲观情绪地影响下，她对这件事的疑虑和恐惧正在渐渐复苏。

“这里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真是替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感到惋惜。马修和玛莉拉都对养育孩子一窍不通，不管怎样，绿山墙农舍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了，真是不可思议！自打有了农场，还从没有孩子在里面住过呢！马修和玛莉拉在农场建起来的时候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即使他们也曾是孩子，但看看现在的他们，真难以想象他们小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我不能帮那个孩子做什么事情，但我还是会替他担心哪！”

林德太太满怀诚挚地对着路边的野玫瑰诉说着。如果此时她看到那个正在布赖特河车站耐心等候的孩子，她的心情一定会更加沉重。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马修·卡斯伯特驾着那辆由栗色母马拉着的轻便马车优哉游哉地在通往布赖特河全程约八英里的路上走着。起伏平缓的原野与紫色的夜幕在远方交织在一起，此时小鸟儿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夏日时光。

马修一路上自得其乐地走着，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在路上遇到都会相互致意，不管认识与否。

马修惧怕所有的女人，只有玛莉拉和林德太太不在此列。一见到女人，他总会局促不安地认为她们会在私下里笑话自己。他这么想并非毫无根据，马修长相古怪，身材笨大，铁灰色的长头发一直垂到佝偻的肩头，而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二十岁就留的，实际上，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的相貌差不多，只是年轻时没有这么多灰白的颜色罢了。

他来到布赖特河车站，哪里也没有看见火车，他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栓在小旅馆的院子里，往火车站的站房走去。在空无人影的站台尽头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姑娘。马修望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后，就侧着身子尽快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压根儿没再仔细瞧。如果马修再仔细看看她，就不会不注意到她那姿势和表情里所包含的紧张和期待了。除了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孩子似乎无事可做。

站长要回去吃晚饭，把售票室的门给锁上了。马修一见，忙走上去打听五点半的火车到没到。

“五点半的火车已经过来了，半小时前就已经开走了。”这



个精力充沛的站长答道，“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一个小姑娘，她正坐在那边的木板堆上。我请她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她喜欢待在外边，还说什么‘外面有比较开阔的天地，留给我幻想的空间’。真是个古怪的孩子呀！”

“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马修有些茫然，“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应该在这儿与我碰面，斯潘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夏带来交给我。”

火车站站长吹了一声口哨。

“是出了什么差错吧。”他说“斯潘塞太太领着那个小女孩来寄放到这儿，说是你们兄妹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修顿时束手无策了。此时此刻，他真希望玛莉拉能在这场解决这个难题。

“不如去问一下那个孩子。”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她会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她好像特别能说。”

说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的站长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可怜的马修被逼无奈，不得不去做一件对他来说比虎口拔牙更难办的事情——走到一个女孩子面前——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马修拖着两条腿，转过身慢慢地顺着站台向她走去，心里叫苦不迭。

那女孩自从马修从身边经过时，就一直瞅着他，注视着马修的一举一动。而马修却没有仔细看一下她，即使他瞧她一眼，也不会看清她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却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这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且过于短小的浅黄色灰绒布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面伸出来，拖在背后。她那瘦小而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好些雀斑，嘴巴和眼睛都挺大，眼睛在处于某些神情和情绪时看起来是绿色的，



在其它情况下则是灰色的。

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观察者所看到的；如果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观察者可能已经发现，这个女孩长着尖尖的下巴，棱角分明，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嘴唇线条优美，蕴藏着丰富的表情，脑门宽阔饱满；总之，一位有眼力的非凡观察者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身上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然而，马修用不着因先开口说话而遭受折磨了，因为当那个女孩见马修朝自己走过来时，便用一只瘦瘦的小黑手拎起一个破旧的旧式提包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则伸向马修。

“你就是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那孩子用异常清澈可爱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正担心哪！我还想象了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使你不能脱身的事情。刚才我还想，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的话，我就顺着铁轨走到拐弯处的那棵大野樱桃树下，爬上去一直等到天亮。我是一点儿也不会害怕的，藏在盛开的樱桃中，沐浴在月光下睡觉，不是很浪漫吗？你可以想象自己住在大理石筑成的大厅里，是吗？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我想明天早晨肯定会来的。”

马修笨拙地握着女孩干瘦的小手，暗自决定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不能对这个眼睛闪闪发光的女孩说事情出了差错，也不能把她就这么扔在这儿，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莉拉和她解释，所有的问题都不妨拖到平安返回绿山墙农场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马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车就停在那边的院子里，让我替你拎着提包吧。”

“啊，我拎得动。”孩子高兴地回答，“它不沉。虽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里面，但它确实不重。而且稍不小心，提手就会脱落的——所以还是我自己拎着吧，我知道其中的窍门。这是一只很旧的提包。你来了真是太好了！今后我和先生就是一家人、要在一起生活了，这看起来真是太妙了！从小到大，我还



从没有过过像样的家庭生活呢！孤儿院太糟糕了，虽然我只在那儿待了四个月，可是已经烦透了。先生你没去过孤儿院吧，所以我想你是不可能理解那是些什么样的地方的。你想象不出它有多糟。斯潘塞太太对我说这样乱说话可不是好孩子，但我并没有恶意。那儿的人都是好人，可孤儿院这种地方似乎没有多少供你想象的余地。关于别的孤儿的身世，我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这东西挺有趣的，我曾幻想同桌的孩子实际上是个伯爵家的阔小姐，在她还是婴儿时，一个残酷的奶妈就把她从父母身边偷走，还没来得及坦白交代，这个奶妈就死了……我夜里总也睡不着，脑子里幻想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到了白天可就没有闲工夫幻想了。也许因为这个，我才这么瘦吧——我瘦得吓人，是吗？我骨瘦如柴，浑身没有多余的肉。所以我老爱想象自己相貌美丽，身材丰满，胳膊肘上还有肉窝呢。”

说到这儿，马修的小伙伴停住了，一半是因为她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一半是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马车旁边。马车上路后，直到一段陡急的下坡路为止，她始终没再说一句话。一部分道路深深陷在松软的泥土里，两侧的土堤有些地方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几英尺，土堤上栽着一排排盛开的野樱桃树和修长挺拔的白桦树。

野杏树的一根树枝擦着了马车的车身，女孩伸出小手，“叭”的一声把它折了下来。

“那棵树真美，是吗？它浑身雪白，镶着花边，从路旁探出身子，看着这片把道路都装扮得雪白的树，你联想到了什么？”

“嗯，我不知道。”马修答道。

“哎呀，不就是个新娘吗——一位身穿白色婚纱、头披薄雾般美丽面纱的新娘。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新娘，可是我想象得出她是什么样儿的。不过，我从未想象自己会成为新娘。我长